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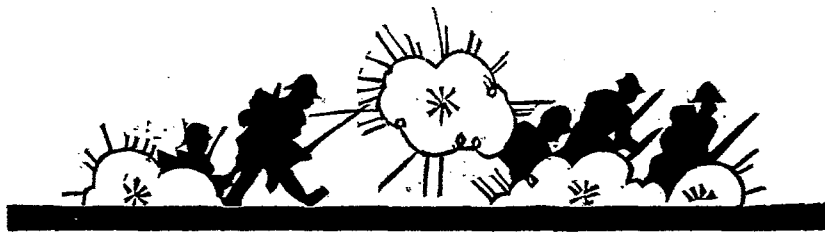
日本外交的当前目标

國 論 國 際 問 題 叢 刊

日 本 外 交 的 當 前 目 標

靜 觀 譯

NO. 054



國 魂 書 店 出 版

578.31  
235



標目前當的交外本日

國 際

日本外交的當前目標

△蘇俄遠東軍之撤退

△日本在滿兵力之充實

本文譯自五月一日出版的外交時報。現在將我所以譯此文的原因說一說。自「二·二六」事變後，世界人士對於日本外交之動向，莫不予以深切注意；我國因切膚關係，尤為關心。雖然因高唱協和外交之前外相廣田榮膺組閣之命，祛除了若干人的疑慮；但廣田組閣之始，即聲明將厲行積極的自主外交。究竟此種積極的自主外交之目的何在，實為值得注意的問題。當廣田內閣成立之初，我即推斷：（一）新內閣的外交方針，將積極的向大陸政策邁進；而此大陸政策，則以中國為目標。（二）以中國為目標之大陸政策，對於英俄美三國，



直海善三作  
靜觀譯

139651

則不能不分別應付；應付的方法，爲和美，驅英，防俄。就數月來廣田及有田（外相）等歷次之聲明或演說觀之，關於第一點，已無可置疑；唯關於第二點，似尙在未定中。日人深知欲實現東亞門羅主義（即日人所謂東亞安定勢力。）對於英俄美三國，必須有一戰或兩戰。然同時對此三國，不但策之至愚，亦爲力所不許，故有分別應付的必要。和美似已成爲定策（至于能否如願，則爲另一問題）；至於究竟先對英呢？對俄呢？則尙在猶疑未決之中。最近三相會議成立後，所謂北守南進政策，頗呈活躍之勢；前海相大角之視察南洋，亦有深意；五月十八日永田（拓相）有田在議會中亦有樹立商進國策之聲明。然在另一方面，則越滿邊境衝突，時有所聞，在滿駐軍，決自明年起增加；廣田有田更屢次聲明，對於蘇俄駐如許大軍于遠東，不能不抱有重大關心。此爲日本政府對俄對英籌謀未定的表現。而日本輿論，對此問題，亦顯然分爲兩派。如室伏高信在四月號日本評論上廣田內閣及其使命一文中，即顯然主張大陸政策應有限度，日本之敵，則爲東方之榨取者支配者之英帝國主義。凡屬自由主義一派人士，多抱此種見解。另一派人士，則主張先對俄，爲全力對俄起見，不但應和美亦須暫和英（如井乃香樹，更主張日英當再同盟）；此派意見，現在日本頗佔優勢，本文可爲此派之代表。惟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是：（一）無論先對俄或

先對英，其目的俱在中國，不過看法相異，手段的先後不同。(二)對俄是有限度的，是一種「進攻的防守」姿勢；換言之：日本對於蘇俄的遠東領土，并無多大興趣，不過想將蘇俄在遠東之軍方驅逐，以不妨礙其獨霸東亞之地位。本文于此兩點，皆有比較直率的說明，使國人諒之，或亦知所警惕，這就是我所以譯此文的原因。至於本文敘事，當然是日本人的見解，如言俄「滿」衝突，俱爲俄國挑釁；毫無影響之中俄密約，硬說爲事實。對於我國，更多有侮蔑之處。都未加刪改，照原文譯出。因爲此種說法，在日本輿論中，算是最普遍最和平了，我們在此，時常可以見到十百倍於此的謠言和刻毒話。現在使讀者們嘗嘗這一點滴的苦酒，想亦不無益處罷？這是希望本文的讀者注意的！譯者附誌。

一

由於強化一種目的之遂行，一國之內憂外患遂因之克服，此種事實的例證，實不一而足。所謂正對着重大難局的我國（日本，以下同）現狀，不也是有採取同樣的手段之必要麼？然而這不是說要學黑色的意大利與褐色的德意志。日本有日本固有的精神。就以此種精神爲基礎向世界政策發展而言，在國策的運用上，則所期者，爲新的具體方策之確立與實行。

爲和緩內政上的危機，使國民的視線向外之權術外交，或是高唱國際危局，以企圖達到國民的統治之對內政策，歸根到柢，雖然不過是一件事的兩種說法，但政治的謀略之效用，其本身即爲含有「權」與「實」兩樣的方策，這是不可忘記的。今日的外交，即爲內政問題的延長；同時，內政的本質，因外交之得失而被左右者亦復不少，因此，在期以調節緩急爲國策遂行之簡便方法時，確立并強化當前的目標，不更是不可缺的要件麼？

舉例言之，我國在脫退國際聯盟之際，雖然如詔書之所明示，協和萬邦爲我國的國策；但這恰如登富士山者以山頂爲其最終目的之表示一樣，至於由何道途以達到此目的，其留下的問題，即爲應決定具體的方策。因此，以詔書的大方針爲基礎的我國外交上之具體方策，實不可不時常在新的考慮之下，迴環的自在工作。以國策不動爲理由，膠着於傳統的方策這件事，實由於將作爲手段的具體方策與作爲目的的根本方策相混之結果；外交政策的變遷飛躍，決不是與國策動向之一貫性相背馳的。在這中間，只有如何場合是依於霸道的國策，如何場合是依於王道的國策一問題，其結果，是永遠重大而且相反的，必須記住。

『爲東亞安定勢力之日本的責任，現在究應負有何種使命呢？』就此點去觀察時，當前的外交目標，爲對俄關係的全部調整，似不待言。雖然就更重大意味言，在此中日國交的調整尙未返入正軌時，我們日本人不能不更加關心；但是對於日本的國際情勢，吾人的觀感，在目前前者實較後者更爲橫於當前的急迫問題。對華問題的澈底調整，固爲我國國策動脈的大陸政策之圭幹，但同時對於英美俄三國的關係，決不能漠然視之；一日與此三國的關係不會處理好，對華調整的目的，即一日不能達到。在這三國之中，尤其是對俄關係若不顧及，而只是考慮着中國，實爲無謀；若果如此，那差不多等於想做成冰的油炸麵（這是日本一句俗話，相當於「緣木求魚，言其決不可能。」罷？）

組閣之初，即確言庶政一新的廣田內閣，因有田就了專任外相一職後，其外形的陣容算是整備了。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期圖庶政之革新。徒發補足的聲明，在言論末節上使神經趨於尖銳的樣子，對於緊要的事務亦知所期待麼？所謂探本求源的遠大計策，就是要抓得一個目標使之具體化，以此爲中心，庶可達到政府機能之集合的活動；如庶政革新等事，在此實行之途上，也漸漸的自然成爲得以解決的問題了。口裏縱然唱百萬遍「非常時」，畢竟與破戒的和尙空陰佛一樣；在國民看來，只要有一件事見諸實行，或者就感到功德無量，也未可知

。其道非遠，實近在咫尺。就當前的目標使之具體化言，順序的整頓也不必要。從結論到各論再到總論這樣的倒逆，或者如模型樣的順序進行，總以能適應當時的情勢爲宜；歸結說來，只要能使國家的全機能，向着一個目的，構成集合的活動之方式，就是好的。

現在，我國意識之主點所在最爲重大關心的事，就是對於爲東亞安定勢力之建設意圖，而有直接間接障礙的對俄關係之全部的調整。直至今日，以大陸政策爲國策這件事，雖無再認識的必要；但關於具體方策的進行方法，不是有必須再加以考慮的麼？我國大陸政策的第一關心之事，自然是在中國，現在此處實無庸嘵嘵。但是關於中日「滿」之提携，動輒與俄國的傳統東漸政策處於利害感情相對立的位置，此種事象，結果實助長中國的觀望態度，故東亞政局不安的根源，實在於日俄關係之不同調，因此事實之所明示，所以吾人相信：必先將此點調整，然後對華政策，始能返入調整的正軌。固然，暫時雖傾注主力於對俄問題，然而這并不是說，對華關係即可任其現狀而放置不問。兵家所謂各個擊破的戰術，不獨是軍事上的要訣；當外交上期圖協和政策之實現時，正應該應用這妙訣，這也是某階段的一種方策。



就最近的外國新聞雜誌看來，總與一種日俄衝突或將開始的印象。然而這不是一件趣事。如由於日本的某種野心刺戟了俄國，這樣的空氣正在散發着，這可以說實由於赤俄一流的宣傳之結果，決不是可以付諸等閑的問題。而且最近日俄關係惡化的直接原因，起于俄「滿」國境不明的部分居多；及由於同一事態，「滿洲國」對俄國傀儡之外蒙的紛爭；與夫蘇俄備戰以上的警備，集結不必要的龐大赤軍兵力於國境等事；釀成日「滿」兩當局之不斷不安的，實不外乎以上三個問題。

如所謂長嶺子事件，金廠溝事件，或者是與外蒙相關的哈爾哈事件，圖蘭事件，這些事件的內容，既如公報所發表，其事件的性質，都是應由俄國或外蒙方面負責的。現在若對於俄國此種挑戰行爲，任其發展而默不過問——聽其置於此種狀態中——其結果將如何，是不難想像的。連續的不法越境或不法射擊等等，自昨夏以來，已達一百二十餘件之多，對於此種侮辱，若依然反復的作那種「糠裏足釘式的」（這又是一句日本俗話，等於中國的「馬尾栓豆腐」，言其不着實際。）交涉，不過是增長對方的氣餒。而且此種隱忍，足以使人誤解我國有包藏何種野心的內疚，一面更有招來視我國為可怕之無自覺的中國的反噬之虞。

現在駐華俄國大使鮑格莫洛夫與國民政府當局之間，有成立共同戰線之密約以阻止日本大

陸進出的傳說，甚至密約的內容，也傳佈出來了。此事真假，雖然尙不明瞭，然依於有田外相的直接交涉，也不能從南京帶回何種禮物的事實看，縱不能武斷的證實中俄密約的存在；然而中國方面關於對日提攜問題，尙無吐露誠心的決意，實顯然可見；即此一點，就作者看法，實不能斷言不是日俄關係現狀之反映。就一般言，也有事實上可以想像出來的問題，俄國對外蒙政府的公然互相援助議定書之調印，國民政府對於此事，不過向俄國當局提出一篇八百字長的應酬式的抗議，當從前「滿洲國」獨立之際，中國居於主權國的那種主張與熱意，現在却看不見，此種事實，最爲雄辯。若認此事不過是在既成事實之前，中國一流的隱忍了事的態度那也大大的挑動了「中國脆弱」的意外之感呵！因此，我國國策的大陸政策，以對俄問題爲當前目標，實不得不說是當然的歸結。

#### 四

關於對俄問題的緊急性與重要性，就上述諸點觀之，雖然可以大體瞭解；然而此問題之調整，也與其他外交問題一樣，單就其本身爲獨立的解決，不僅困難，亦且失策。但應如何使之推進呢？對英美親交政策爲第一着；第二，只有將在滿兵力整備與擴充，對俄壓制才庶幾

可以辦到。對英美親交政策的本質，可說是不過一種側面工作。自滿洲事變以來，在國際上保有一大勢力的英美兩國，其關係雖然也往往相反而不相合；然鑑於屢屢假中俄之手予我國以不測的不利之事實，此際與英美的無用反感，自應一掃而空，至少不要使此兩國立於俄國側之陣營，實為必要。此種工作，雖然不過是消極的一面；但就積極方面言，則在使其承認我國協和政策——即東亞政局的中心之存在——的遂行。對此問題，依作者的考慮，就是關於對華政策作某種程度的妥協，與夫關於海軍問題之政治的考慮，實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先說關於中國問題，對於中國經濟更生之獨占的發言，應自抑制，以舉日英美三國調協之實，作前提的要素；對於中國赤化防禦之華北的特殊現狀，務須使其承認；然後再決定個別的对華援助政策。再說關於海軍問題，現在無條約的狀態，縱然不必想像馬上會惹起重大的造艦競爭；但由無條約而生的英美優越感之阻止，基於此種不滿，實隨時有誘發軍備競爭的危險之虞。為防止此種事態並作成互相信賴的基礎起見，可以提議締結以五年為期的海軍休假之紳士協定。紳士協定的內容，專門家雖然將有種種意見，但應以不互相擴張軍備維持現狀為目標，至少在消極方面，于此五年之間使相互的不感到國防的不安，實為必要。就此點

言，倫敦條約以後的補充計劃尙未完成之今日，我國海軍當局，或有很大的不滿，但從前決定「八八艦隊」計劃時，爲完成此計劃，陸軍方面，亦有自行抑制數年間補充計劃的事實。就目前的情勢言，燃眉之急的方策，厥爲在滿兵力的充實，爲求達到此目的，縱然一時有難忍之處，但也不能不忍能。如此，才能舉全部的餘力，完全傾注於對俄關係的全部調整，現在實不能不這樣的打算。

而且，對英美親交政策，雖然同是側面工作，與本質相異；但我國國策中樞之對華政策，在此暫時未返入正軌之前，也還在側面工作的形態中，此亦不能不加以處理。因此，三原則承認的追究——此點應保留到全部問題的調整期爲止——不必過分的執着，應從一個個的懸案起，徐圖解決之進步。并且實際問題是：三原則中除關於承認「滿洲國」一點當作別論外，在中國方面，此時實行，并非難事。所以「排日運動」的根絕與「共同防共」之二原則，最好作爲一個個的懸案解決之前提，并且在解決懸案之交涉的途上，可以自然解消的方策，也不是絕對沒有。特別是關於華北的特殊立場，必須取得英美的諒解，任中俄關係如此下去，實有阻礙我國對華政策之虞，其他事情更無從考慮。就此點着眼，依日英美三國的調整之實，以促中國的反省，并抗拒俄國的東漸政策，實爲聯帶關係；此種連結，并須努力使中國參加

。要而言之，鑒於以尋常手段不足以制止俄國野心的現狀，故必須以非常的決心，將彼在東亞的策動封鎖，并將其作為對日抗爭之有力的工具芟除。

## 五

但是性急爲日本人的通有性格，無論對何事件，都是急功成風，在處理對外問題時，決不能導於有利的結果。我國不動的國策，即使以五十年或百年也不能完成，殆應期其亘久的進化與暢達。因此，如爲我國國策大動脈之中日關係的根本調整，若欲立刻期其實效，却反而不過招致不利的結果罷。因爲以過分愛面子的中國爲交涉的對手，特別關於面子的立場，必須加以理解，對其扶掖誘導，聚精會神的隨時折衝，實爲必要。就此意味言，今後的對華交涉，應抱着不過爲暫時側面工作的見解。對英美方策爲政治的交涉，前已說過；而對華則與此相反，應從經濟提攜之方策着手，從提議互惠的關稅協定，到實質的中日「滿」集團之建設工作等事，無論任何一策，都不可失去。如此不焦不急，在本格的調整尙未能着手之前，對於暫時的側面工作，則悠悠的善爲處理。另一方面，以對俄問題爲重大的前提，必須傾注全國的力量。

然而以上所謂側面工作，與夫對俄問題的工作究應如何具體化呢？同時，對俄問題又何以說是如此急緊的當前事件呢？現在實有稍為詳細的說明與敘述的必要。

赤化東漸之方針，當從前列寧在世時代，即為已經喊出的問題了；此種運動，雖然時有伸縮，但其一貫政策的遂行之跡，與帝俄時代的維特，莫拉維雅夫等所企圖的侵略政策相比，實毫無異趣。既然以外蒙為自己的囊中之物了，而三月十二日在庫倫調印的俄蒙議定書，在第三國際共產黨觀之，實有完成遠東赤化之道路的意味，其意義，至少含有三個重大的要素。即是（一）遮斷滿洲國與外蒙的接觸，加厚保全東部西伯利亞的防禦；（二）以外蒙作為前衛的根據地，以期阻止日本的大陸進出；（三）確保向遠東赤化的安全路線。而且因此更可使目前在新疆，甘肅，陝西，山西，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工作中的共產軍之強化，獲得通路，由此事實合併觀之，遠東政局的支配勢力，有完全入於其掌中之虞；既為東亞的安定要素之日本國是，因此將不得不根本發生動搖罷？

而且就俄國最近政策的動向觀之，藉着法俄互助條約的成立，西歐保障政策成功之結果，因無後顧之憂，遂畢其餘力向遠東方面充實；在俄、滿國境之傍若無人的挑戰行爲，正伴着俄軍配備的進行，增加其活潑的程度。據法國人道報所載，俄國在遠東的軍隊，雖然只公稱

二十五萬，但合準正規兵的警察組織之兵力計算，約近四十萬人，在外蒙屯駐的部隊，約四萬五千人，擁有近於我國六師團的兵力。（按日本一師團，約一萬五六千人，四萬五千人即近於六師團，此賬實不好算，因原文如此，故亦照譯。）而且外蒙方面，尙約有七萬已受訓練的外蒙兵，俄蒙對滿洲國的東西國境線，真可以說儼如鉄壁的堅陣。再從五年計劃在遠東的成績與其內容看時，依據赤塔以東的國防獨立政策之重工業地帶的增設計劃，既經着着進行，現已完成一半。因之，遠東俄軍的軍備，與歐俄的相比完全無異，高度機械化的精銳氣概，使其遠東軍司令官布留赫魯（按即加倫）有「往年日俄戰爭時代之俄兵三人，恰好抵得今日的赤軍一人」之豪語；其暗中之意，即爲譏諷日本軍之不足畏。俄國的意圖，目標何在呢？爲何集結如許的兵力呢？更將反復的繼續其對日「滿」的挑戰行爲麼？這些事差不多不用再說明了罷。

## 六

俄國的進攻態度，實由其政策之方針所產生的結果，既如上述，此種政策，對於我國國是實加以重大的威脅；日本對此，只是拱手旁觀是不行的。我國外交當前的第一大事，應以此

問題之調整爲目標，其理由亦即在此。以下就此問題調整的具體方案，且極簡單的說一說。先言以杜絕紛爭爲目的之交涉懸案中的俄「滿」國境劃定問題。關於劃定委員會的構成，俄國對於日本方面的提議，雖然已經同意；但其後并未見有實際的進展。而且不但不見進展，事實上，因爲糾紛不斷的發生，却反而招來形勢的惡化，圓滯的劃定國界之情勢，到底難以希望。因爲此種事實，畢竟是由於俄國的龐大兵力在國境集結之結果；欲問題能以和平處理，除使俄國撤退集結國境的兵力之外，實別無他法。故我方第一提議：應要求俄軍從國境地帶撤收，或是將配備地域從國境線退後五十料。第二，國境劃定後之措置，提議設置常設紛爭調解委員會。第三，應提議於某一部份地域設定相互的非武裝地帶。并且，關於「滿」「蒙」國境的劃定，原則上雖可聽其直接交涉，但因外蒙的實權係於俄國，單獨的直接交涉，到底難以希望，看俄國方面的態度如何，即與俄「滿」國境問題一併協議，亦無妨礙。此種場合，并可使「滿」「蒙」作修好的交涉，更於國境劃定之後，依保障蒙人游牧民族生活之意味，及內外蒙古交通方便起見，設定非武裝地帶及共同可耕地域等等，充分討論之後，實應有此種考慮。

但是此種提議，恐怕俄國方面，不能爽快的接受，根據過去的事實與其政策的方針看，這



是可以充分想像得到的。於此我方雖然不必好事，但因鑑於對方的政策與現實之結果，除以實力對抗之外，不能使其屈服；故基於日滿議定書之自衛的立場，將在備兵力大大的增援與配備，實有斷行的必要。但這並沒有威脅或挑戰的意味，完全是自衛的措置。因為既必須有敵發一彈還以一彈的覺悟，此種萬全的準備，是決不可缺少的。而且，即假令對於我方之撤兵或警備地域退後的要求，俄國縱然予以承認，然當進一步國境劃定的實際問題時，圓滿的交涉之進展，也還是不容易期望罷？

## 七

雖然國境的劃定。無論在何地方，都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像俄滿國境這樣麻煩的國境線，却極為稀少。俄滿國境，決定於一八五五年中俄締結的愛璦條約及其翌年的北京條約，迄於今日，仍為有效。依於此兩條約，北邊的國境，以黑龍江與愛爾琿河為界；東都以烏蘇里河與凱湖及由該湖起經綏芬河以圖們江口為界。像依黑龍江，烏蘇里河這樣的自然地勢以劃定國界，雖然似乎不會有什麼問題；但問題却發生了。因為以河川的本流為國境，實際上，川河的水路，則隨年代的變遷，或左或右，此種異動，常發生顯著的變化。在如此的長

時期中，可以長出洲來，島來，如在黑龍江與烏蘇里河之合流點地方，就長出有數方英里的三角洲。而且現在此等小島，已達一千餘個，在俄國地圖上，塗着俄領的顏色；而依「滿洲國」的地圖，又塗着「滿」領的色彩，全然在不能辨別的狀態中。

以上爲河川國界的劃分，至於陸地國境，自興凱湖至圖們江口的布色圖灣爲六百三十杆的界線；雖然在締結條約的當時，樹立有三十五個界標——每隔十八杆一個——，以期防止互相侵入；然而此種界標，或是被移動了，或是已不明所在，現在不過只剩了十個。這些界標，現在究應安置于何處，才算正當呢？這是毫無保證的。更加有同樣意味的問題，即爲「外蒙」與「滿洲國」的國境，極難斷定。依哈爾哈河與貝爾湖與沙漠地帶以劃定國境，較之依河川區別國境，雖然前者沒有後者水路之激變的問題；但因爲沙漠地帶沒有任何標識可求的實況，無論如何，實成了不爭不能解決的問題了，這可以說是命運。因爲此種事態的糾紛，將再有趨於實力對抗的逆轉之可能性，故我方在開始時，即不能不抱有斷然的決意以臨事。

## 八

因爲現在是以正在着進行備戰計劃的俄國爲對手，爲求交涉的進展，依對方的做法如何

，我方也應有不辭一戰的決心，此點實有表明之必要。因在滿兵力的增大，當然須斷行軍備擴張；更就期待廣義的國防之擴充的意味言，採用方策，必須其能使一切內政計劃成爲集合的活動，由此以期振肅國民的士氣。此處所說的一切內政計劃，換言之，就是期圖國政一新的各個具體政策，如財政計劃或產業計劃等等，關於此等問題，現在雖有欲言之處，但因爲在本報（外交時報）的範圍之外，在此只得省略了。欲舉如斯之國力，必須我國國民有非常的覺悟，在此種空氣的反映之下，極力的促對方之反省；以至對俄關係的其他諸問題，例如漁業，石油，森林等一切懸案，或可期得全部調整的結果。

最後，本文遺漏了許多問題未說，甚爲遺憾。綜言之：真正愛好和平與恐怖戰爭的國家，必然是最善備戰的國家；欲發揮我國國策的本來面目，必須在將當前最大障礙的對俄問題調整之後；以上兩點，特不憚反復的說明，以期喚起內外之注意。（五月二十日譯完）

## 國社黨治下的德國文化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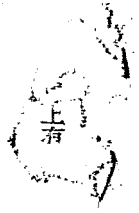
湯善生作  
平譯

論

在物理學上有許多名家是超乎現時德語世界中一切其他人物的一——他們都是諾貝爾獎金的優勝者——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佛蘭克 (James Frank)，他因研究原子論而得榮以及發明量子論的波蘭克 (Max Planck)。頭兩位，因其非亞利安種，已經離開德國大學了。赫爾茲博士 (Gustav Hertz)，以發現人類血統的分類而著名者（但在諾基斯黨人認為無價值，因其自身的成見）；邁爾荷夫博士 (Oto Meyerhof)，以研究肌肉中精力之變化而著名者；以及哈貝爾博士 (Dr. Fritz Haber)，他與布魯赫 (P. B. Bloch) 教授共同完成綜合阿摩尼亞的歷程因而成為化學瓦斯武器之雙親和德國農業界的恩人，也都是亞利安種的犧牲者。哈貝爾博士在他出國之後旋即逝世。一九三四年四月八日，八百位專門學校教師和大學教授，因為他們是猶太種而離開德國各大學，其中頗多知名之士。（註一）

有幾十位戲劇家，在強制復興運動以前為德國國民精神所崇拜的，已被迫而脫離德國舞台

（註一）見倫敦泰晤士報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78.31
35

捌分

